

一分別人無法 得到的體驗

後記

TZU CHI FOUNDATION

王英偉

殊勝的因緣

首先感恩上人給我這個機會，能參與盧安達救災工作，同時亦讓我體會到上人所說的「有願就有力」這句話，在慈濟世界裏，小時候的願望，正一個個的實現，父親是一個醫生，由於常常接觸，從小便希望長大後有機會能以醫術到偏遠地區服務人群，有一個夢想，有一天能像史懷哲醫師般在非洲為落後國家民眾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這次盧安達的醫療援助，雖然是短短數週，已使我體驗到很多別人無法得到的經驗。

結緣在慈濟，可說是從十餘年前便種下了因，還在臺大醫學系當學生時，由於參加了山地醫療服務，當時便希望到原住民社區服務，畢業後申請臺大醫院家庭醫學科，便希望做為一個第一線的醫師進入社區，口試時當時家庭醫學科主任謝教授問我，將來受訓練結束後要在哪裏服務，當時不經思索便說要到東部花蓮，而那時我們的慈濟醫院還沒動土。

偏遠原住民社區之巡迴醫療，是我到東部的第一件工作，亦達到我第一個願望，每週兩次駕著救護車穿梭於青山綠水之間，忙碌中卻不感疲倦，看到民眾圍在醫療站等待我們，很高興自己有能力為他們提供服務。

兩年前有機會到國外進修，由於在偏遠原住民社區工作的體會，選擇了熱帶醫學為進修主題，當時只想慈濟工作對象常是貧窮社區，與落後國家的一些醫療狀況相近，那時慈濟的國際賑災工作尚未開始，在美國一年多的進修期間，定期收到由美國

分會寄來的慈濟道侶及慈濟世界，看到大陸賑災及林堅熙醫師參與衣索比亞援助的報導，真希望自己能早點結束進修，回到臺灣共同參與我們的賑災工作。

一九九四年三月，第一次有機會參與慈濟大陸湘西賑災及義診，亦是第一次全程與志工生活在一起，有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感受，感受到那一分的投入，那分對人的關懷與悲憫，那時才深深體會到慈濟精神，就是一種全心的投入與實踐，亦只有親身的參與後才能真正的體會。

一九九四年七月，當媒體披露遠在非洲盧安達的災情，當我們感到傷痛及無奈時，慈濟已開始它的行動，記得那天是七月底，雖然已屆中午，早上門診病人仍未結束，接到林碧玉師姊來電，告知慈濟已有援助盧安達計畫，看我能否參與，由於是突發性的國際災難，我們是與有豐富國際賑災經驗的世界醫師聯盟合作，在他們的傳真信函中，希望我們能有醫師參與行動，而派出的醫師最好是全科醫

師，同時對熱帶醫學有認識，這幾乎已指定我的加入，只差沒有把我的中文名字打上，當時是興奮中帶著擔心，擔心的是家人的掛慮，在報章及電視上所看到的，是一幕幕慘絕人寰的災情，很感恩太太在很不放心情況下還給予我的支持。

愛心無國界

在不到三個工作天時間，法國簽證已辦妥，當社會大眾知道慈濟盧安達賑災，無不充分的給予協助，記得出發當天早上到精舍向上人告假，永遠忘不了上人那關切的叮嚀，一再吩咐若有危險便不要勉強，感覺到上人是多麼希望我們能代替她走這一條菩薩道，把我們的愛心帶到難民的身上，又是多麼的擔心我們的安危。由於是到疫區服務，必需先打三種預防針及服用抗瘧疾藥物，短時間同時注射多種疫苗，常會造成很強反應，還記得上機前右手臂已是腫痛無法提高，但看到慈濟人在機場送行情形，那一種又關懷又羨慕的心情，不禁讓自己感到很幸運，有機會參與慈濟的賑災行動，而一切身體

的疼痛已顯得不重要。

在清晨五點多到達巴黎，與世界醫師聯盟的工作人員相會後，本來希望能搭乘晚間出發的慈濟賑災專機到難民營，由於需再辦理肯亞及薩伊簽證，不得不在法國停留數天。花都巴黎，讓人聯想到一個充滿浪漫氣氛的城市，但祥明與我卻無法感受到，由於任務尚未開始，一直無法放下心情，總覺得有那麼多人的期待與掛念，我們必須好好用這個機會學習別人的經驗。

世界醫師聯盟總部的工作人員一定很奇怪，一大早早他們工作人員還未上班，來自臺灣的我們，已跑到他們為慈濟準備的小辦公室，翻閱他們過去工作記錄，跑到他們的倉庫，看他們如何準備救難用品，不時跑去找他們的聯絡人員，請他們帶我們參觀世界醫師聯盟在法國本土的社區服務計畫，這些臺灣來的中國人，為甚麼不去看一下世界有名的巴黎鐵塔？

在巴黎停留中，我們參觀了世界醫師聯盟的戒



■慈濟醫院家醫科主任王英偉醫師（左）與總管理中心秘書室主任徐祥明，代表慈濟前往盧安達展開救援行動。

毒中心、流浪者之家，亦與各部門的主管討論，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學習機會，在一個國際災難發生後，如何動員醫療義工，如何採購救災用品，以及如何把救難品以最快最直接方法送到難民手中，已建立了相當不錯的模式，平時重視人力資源及物資採購的建檔，每一個志願人員的專長，可提供做義工的時間，都有詳細記錄及定期更新，需

要時才能做最有效的動員，而倉庫內隨時準備有部分救難裝備，各類通訊器材及衛星電話，可隨時提供數百人一星期之基本醫療需求，國內這方面資料尚待建立，當慈濟發布醫療救援行動時，已有醫師主動聯繫希望參與，相信國內有很多願意付出愛心的醫護人員，結合他們的力量，共同參與日後救難工作，應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在焦急等待中，所傳來的消息是令人擔憂的，局勢不穩定，救難人員本身所受到的威脅，新的傳染病開始爆發，都使我們擔心無法成行，而在離開法國機場時，對能否進入難民營仍是一未知數，由於盧安達機場已關閉，必須先到達肯亞首都奈若比，再搭乘不定期之聯合國運輸專機至盧安達，一切比預期的更順利，我們不但能乘坐聯合國專機，而且坐了兩次；第一次飛機在空中盤旋了一個多小時因機械故障折返，最後到達盧安達機場時已近黃昏。

黃昏雖然很美，但周圍的氣氛讓人透不過氣，

只見到帶槍的美軍伏在戰壕上，到處是激烈戰鬥留下的痕跡，彈孔、碎玻璃、踢下的牆壁，令人諷刺的是一座代表人類保護的盧安達國寶動物——人猿模型，雖然掛上「保護我」的牌子，身上已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面目全非；來接我們的世界醫師聯盟工作人員早已離開，守在機場外的是身上掛滿槍械，言語不通的盧安達士兵，大家心裏都非常擔心，還好在一熱心的美軍協助下，好不容易在晚上到達世界醫師聯盟營地。

變色的非洲瑞士

晚上，盧安達到處漆黑一片，沒有電沒有水，有的只是槍聲，營地內雖備有自動發電機，只能提供昏暗的燈光，大夥兒並沒有閒著，醫護人員在討論白天的工作情形，後勤人員更是忙碌，無線電對話機一直開著，一方面要瞭解各地發生的最新狀況，另一方面則要聯絡其他志願工作團體及聯合國工作人員，準備第二天所需物資。第一次參與他們的後勤作業，才發現後勤工作是如此的此重要，讓醫

護人員能安全的休息，讓救援物資能源源不斷的到難民手中，更需要準備一旦狀況發生變化時如何撤退，工作壓力很大，看他們香菸一根接著一根的抽，真擔心他們的身體狀況，在這兒的工作人員，大約每二至三週便換班離開，以免長期工作壓力影響救援工作。

白天，這個曾被譽為非洲的瑞士，已慢慢恢復它的活動，在路上小部分居民漫無目的地走著，偶爾看到小販叫賣一些不知名的農產品，路旁是被炸毀的房子，以及沒有輪子的汽車，每隔一段路便有掛著上膛機槍的盧安達士兵來盤查，有時真怕一旦語言不通產生誤會，後果便難以想像。

在盧安達首都有不少的志願團體，各扮演不同的功能，有負責糧食供應，有負責醫療工作，亦有負責災後之重建，世界醫師聯盟在這兒設立了一個臨時孤兒院、醫療站，以及唯一的戰地醫院，投入的人力與物力很多。

孤兒住的不全是孤兒，很多婦女及老人也被收

留，其中也有不少病人，由天主教的修女主持，世界醫師聯盟提供醫療與食物援助，負責的是兩位從美國來的醫師及護士，很用心的投入，也有很大的無力感，當我參與其中，才深深體會他們的感受，藥品極度缺乏，無任何的檢驗設備，經驗是唯一診斷工具，很可惜我們都來自進步的國家，熱帶疾病只從書本上唸過，實際經驗不多，再加上語言不通，當地主要使用盧安達本身語言及法語，工作人員大都不懂英語，更影響我們對病情的瞭解及病人的處理，大家在困難的環境下，也只有盡力而為。

醫療站開放時間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以門診病人為主，遇到嚴重病情者則由醫護人員送至戰地醫院，這是慈濟與世界醫師聯盟共同提供的醫療點之一。

戰地中的援手

當我們一大早到達時，已有很多人在排隊等候，有懷抱小孩的，也有因戰爭受傷而相互扶持

的，發燒及寒冷的病人很多，大部分可能患有瘧疾，在無法確立診斷下，只能以瘧疾方式治療，在這兒有一位懂盧安達話的醫療人員，她對我們幫忙很大，由於已在這兒工作一段頗長時間，告訴我們很多寶貴的經驗。

因為缺乏急救器材，在這兒我做了第一次的口

■深入盧安達險境為難民和孤兒醫治，對王英偉醫師而言，是夢想的實現與對人道關懷的具體實踐。



對口人工呼吸，一小孩在等候就醫途中突然停止呼吸，一位法國醫師與我只能以最基本的急救法輪流施救，我們不知道他患的是甚麼病，我們只希望他能活下來，經半小時的急救，小孩還是離開了，雖然在醫院工作中也遇到不治的病患，但第一次如此接近死亡的軀體，生命好像就從自己手中溜走，那種失落感卻是從沒有過，從法國醫師眼中，我發現了同樣的失落與無奈，小孩的母親沒有哭，臉上是一片茫然，是淚乾了，還是看到太多的死亡，已麻木了。

我們沒有太多時間感傷，一個嚴重脫水的小孩需要送至數公里外的醫院，天已快黑了，我們必須在入夜前到達醫院，夜間路上非常危險，好不容易找到才成立一天的小兒科病房，只有幾個小孩子掛著點滴躺在床上，看不到一個醫護人員，不得已只好在這陌生的臨時小兒科病房內，到處尋找醫療藥品，掛上點滴準備為小孩注射，這時心裏不禁叫苦，在昏暗的燈光下，要在這嚴重脫水小孩漆黑皮

膚下尋找一可供注射的血管，心裏實在沒有把握，很擔心一針下去，只是增加他的痛苦而沒有達到目的。

這時一位黑人護士出現了，只見她輕輕撫摸這瘦弱的小手，很快的把針插入，血從血管內慢慢流出，大家都鬆了一口氣，在這兒再也分不清是醫師或護士的工作，只要對病人有幫忙便需馬上行動。

慈濟另一個醫療站是在薩伊難民營到盧安達首都的路上，由於成立才兩天，一切尚在整理中，工作人員告訴我們其中一個房子，本來是衛生人員教導母親如何餵哺母乳的地方，後來卻變成了屠殺場所，空洞的房間內，只有牆壁上仍掛著母親餵嬰兒的圖畫，一個本來充滿愛的地方，為甚麼被仇恨所吞噬了，眼中隱約浮現一群可愛的小孩被慘殺的景象，我趕緊走出了這世間的地獄。

工作人員忙於整理內部及照顧病患，我們則協助清理醫療站外部的環境，把本來不明顯的標誌豎立起來，讓走在歸途上的難民，遠遠便能看到慈濟



與世界醫師聯盟的旗幟，讓他們知道，有一羣來自世界另一角落的人，正等著以愛心撫平他們戰爭的傷痕。一個老人慢慢出現在我們眼前，他本來已走過我們的醫療站，看到我們重新豎立的標誌，再回頭尋找幫助，在酷陽底下他卻是因太冷而發抖，瘡疾原蟲正在他體內吞噬著紅血球，看到他顫動的手緩緩把藥物放入口中，我覺得此行已有了收穫。

在這兒，我第一次在難民的臉上看到期待很久的笑容，小女孩背負著她弟妹，手支持著她的母親，一步一步地離開醫療站，臉上帶著的是純粹感恩的笑，現在自己再也不懷疑我們所付出的。

人間煉獄

漫山遍野臨時搭蓋的草寮，看不到盡頭，遠處的火山口正冒著白煙，四周難民升起的炊煙，天空是一片灰暗，路上盡是密密麻麻的難民，每人臉上是一片茫然，小孩子很多，卻再也看不到純真的歡笑，走走停停，好不容易到達成立在難民營中的臨時醫院，一週前病人還是躺在沒有遮蓋的地上，點

滴瓶子是吊在曬衣服的繩子，現在共有十餘個灰白色的大營帳，上面飄著世界醫師聯盟與慈濟的旗幟。

醫療帳分為嬰兒、小孩與大人三個部分，嬰兒病帳內，躺著戰亂中出生的小生命，由於缺乏保溫設備，只能克難式的以鋁箔紙包裹，放在紙箱子內保溫，當我慢慢打開箱子看到這沈睡中的嬰兒，世界一下子變得如此的安寧；在兒童病帳內卻是另一種境況，每張行軍床上一前一後安靜地躺著兩名小病人，沒有一般小兒科病房的哭聲，是太嚴重了？還是在小小的心靈中已放棄對生命的掙扎？負責照顧的法國醫師很感慨的告訴我，這裏的小孩好像已對明天喪失了希望，他們只是等待過完人生短暫的旅程，醫護人員也只有無奈地看著這些小生命慢慢的離開。

大人病帳內男男女女病人只能並排躺在地上，醫護人員檢查病人時必須跨越其他病人，營帳後則是由半個空汽油桶及兩塊木板所構成的廁所，並無

任何屏障，由於拉肚子的病人很多，常見兩人同時坐在木板的兩頭，人與人間已無任何尊嚴，營內瀰漫了難以形容的味道，汗水、嘔吐物、排泄物、消毒藥水，夾雜著藥物及食物的氣味，剛到達時差點想吐，工作忙碌下來便習慣了。難民營內充斥各種傳染病，死亡率很高的霍亂，由於美軍提供飲用水的改善，暫時已被控制，但其他因衛生環境不佳的傳染病卻很快速的增加，痢疾、腦膜炎、傷寒，還有很多不知名的傳染病，由於必須不斷與病人接觸，爲了保護自己免受感染，大家每天早上工作前必須服用各類預防藥物，中午也很少休息或用餐。惡劣危險的工作環境，面對大量的死亡，有些志願工作人員，在精神無法承受下很快便離開，留下的也在二到三週後便需替換。

在薩伊難民營內，雖然我們只停留短短數天，對這些默默工作的志願人員，已產生了難以言喻的關懷與敬佩。

爭戰下的悲劇

記得唸大學時參加山地醫療隊，不管對當地民眾提供多少服務，最大收穫的是自己，而使我對人生有更多的體驗；與世界醫師聯盟的合作，豐富了我們國際醫療援助的經驗，種族仇視的後果，啓示了我們人與人相互間尊重的重要。

距離盧安達的醫療援助已有好幾個月，在這次難民潮以前，對盧安達這遠在非洲的小國非常陌生，它的一切與我們是那樣的遙遠，由於種族的互相殘殺，造成數百萬人的流離失所，一下子讓這小國成爲世界媒體的焦點，當新聞價值消失，媒體上不再看到有關的報導，但無數的難民仍在那兒等待世人的援手。

慈濟在第一階段的醫療援助後，曾繼續與世界醫師聯盟聯絡，準備提供第二階段援助，協助他們重建家園；然而種族鬥爭愈演愈烈，世界醫師聯盟部分成員已撤退，局勢的不穩定，讓我們不得不暫時離開，但相信我們的愛心，將隨時準備爲他們付出。